



### 世界杂谈

路过一处街口,原先占住一角的豪华酒店,不过一年,一副败落相。这家酒店七八年前建成,五六十大包间,有一层包间全为20座的大圆桌。生意一直火爆,必须提前三天预订;晚间灯红酒绿,公车如麻,夜夜笙歌。去年起,有人带摄像机守候,这店竟然就这么垮了。垮了就垮了,没什么好担心的。在这里做工的人,如果懂常识,应当清楚,这种靠公款消费的生意祸国殃民,应尽早找好出路。现今常有报道称“八项”之后,饭店如何“转型”卖大众菜。其实并非所有饭店都能“转型”,也并非所有的老板都肯放弃欲望,长年攀附在官家墙头,他做惯公款生意,赚饱了,赚成瘾了,现在你为他操心生计,建议他改弦易辙,他或许还认为掉价呢。有些人开饭店,居心不良,就是指靠公款来消费,就是

要用奢靡引导风气的,如何肯改邪归正?只是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认识不同。在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小城市,也有远远超出需求的高档饭店酒楼,消费水平不低。正常现象多了,人们就希望能逆转。看到豪华饭店生意萧条,很多人认为是商业的“归正”,不惜幸灾乐祸。但也有人忧心忡忡。某市有个副区长,私下嘀咕,说“八项规定出台,一年不到,全区餐饮关门百分之二十二,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我认为他说的不对,那些起家不靠公款消费的饭店,不会受太大影响,因为人们都得吃饭呀;那些倒闭的饭店,先前做的什么生意?这名官员的认识有代表性。仅仅因为GDP,任期内辖区内就可以无所不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还会容忍新的有违社会公义

和道德风尚的行当。这就是人们最担心的死灰复燃。确有“余烬”。有贫困地区干部说:“我们这种落后地区没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只能在吃喝上做文章,尽量让客人吃得满意、喝得尽兴”,“基层单位,头上庙多,菩萨大,不请不送办事难。”这也可能成为“复燃”的因素。从社会文化角度追根溯源,大吃大喝其实是贫困落后的余响。凡是炫耀能吃能喝的地方,往往并不富裕;因为穷,或因为穷过,才会把举杯豪饮,吃得满桌狼藉当作“有面子”。官场人常说,到那种场合,想抵制一下,又怕伤感情;置身那种氛围,自身骨子里的俗气往往一下子便被诱发,迅速地“打成一片”。一个官员,每周只要有两次这样的公宴盘桓,在俗物俗气中周旋,非但不可能保持节俭清

白,也不大可能保证思维正常。令人忧心的是,公款消费已经“哺育”了一代人,统而言之:酒杯是被“禁”住的,不是自觉挪去的。闻说几起“一饭丢官”的新闻,众议纷纷,位置不同,观点不一。但风气总算遏制住了。这些现象,最终会有什么结局?毕竟有不少官员带有抵触情绪,更多的人目前不过是在“克制”。我想,靠发文件,管不住的,靠执行纪律,也是“水缸里头摁葫芦”。纪律约束,仍不算高境界,纪律有弹性,有空子可钻,容易故态复萌,此前无数的“三令五申”便是教训。要靠法治。重典之下,不是“一饭丢官”,而是“永不叙用”甚至“一饭下狱”,有个十年,风气或许渐渐好起来。更渴望的是文明风尚的形成。讲慎独,境界比较高;但可以借公共平台探究人的理智和习惯,主张文明生活方式。用文明来管住嘴,可能会有长效。

关于演奏家如何才是正确、传神地表达作曲家的作品内涵,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最为主流的说法是:忠实原著。这样的说法最保险。我听有些著名的小提琴家、大提琴家、钢琴家,风格各异,特色鲜明,自成一家,乐坛闻名。谈及心得,往往很谦虚,有的甚至说,演奏者是作曲家的仆人。我就存疑:既然都是忠实于原著,又怎么做到各有风貌的呢?贝多芬只有一个呀。好,就说贝多芬。最近看到有关贝多芬的史料,令人玩味。1797年,是贝多芬离开老家波恩,到音乐之都维也纳闯荡的第五年,他就写下了《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最初一些音符,但他一直不满意,写写改改,改改写写。到了1803年4月5日,贝多芬将在维也纳河畔剧院举办他出道以来的首场个人作品音乐会,演出的曲目中就有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但直到4月5日那天早晨,贝多芬仍然在推敲一些细节,并整天在剧院与乐队磨合(他在当晚的演出中独奏钢琴)。如果不是首演,贝多芬的“三钢”很可能还会改下去。据当时音乐会的翻译人说:“贝多芬是在独奏部分的谱子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坐在钢琴前的。每当弹到未曾写出的段落,他总会心照不宣地看我一眼。”由此可见,贝多芬真正的“三钢”原著,就是首演那晚的实况。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钢”谱子,究竟是贝多芬原来的手稿,还是音乐会以后,贝多芬根据首演的回忆而再度修改的谱子?这样的例子在贝多芬身上屡见不鲜,有研究贝多芬的专家指出,有时,即使抄谱员已将作品抄完,贝多芬依然会继续修改。由此引出一个话题:何谓作曲家真正的原著?贝多芬如此,其他作曲家多多少少也有这种情况。这是否告诉人们,演奏家在面对作曲家的谱子时,既要忠实于原著,又可以有适度的个人理解和技艺上的个性发挥?说不定由此会得到作曲家的赞赏呢。

### 「翻译」与「仆人」

任海杰

### 苍老古城,我如何穿越你

东欧心曲之三 傅震

七月十六日,刚吃过午饭,导游海洋又开始吊我们的胃口。“下午,我们要去另一个古城,整个城均属于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海洋是在克罗地亚观光的导游。一个十六岁就只身到罗马尼亚闯荡生活的上海男孩。如今,已是三十多岁的成熟男人。知识渊博,讲解精彩,观点独到。他说,过几年要回上海务农,令我们刮目相看。海洋说的那个古城是杜布罗夫尼克。克罗地亚有1700公里漫长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近千岛屿,点缀上错落有致的古堡、古镇、古城、古要塞,组成了令人陶醉的风景区。把海岸线能够展现的美姿奇态都展露无遗。亚得里亚海,如果缺少克罗地亚这1700公里的艳容,那就要逊色许多。沿着海岸线由北往南,海洋领着我们一路穿越。古城扎达尔。在迷人的落日霞辉中,我们坐在海岸边。风,鼓起了不远处的白帆,也送来了风琴声。当代艺术家们异想天开地利用海浪的冲击,沿扎达尔海岸建造了海风琴,演奏出中世纪的民歌。遥远时代的音乐,通过21世纪的海浪传递出来,仿佛是海浪载着我们回到了中世纪的扎达尔。无疑,这就是穿越。雨中的古城希贝尼克。五世纪铺就的石块路滴溜闪光。路旁同时代砌就的城墙斑驳苍老,在雨水冲刷下映现出古怪的花纹。扑面而来的古朴之气,使人顿生神秘感。街角廊沿下的一杯卡布其诺也就有了中世纪的风味。这不是穿越吗?海岛上的古城哈瓦尔。小岛以薰衣草著名,城中居民六百人,几乎每家都开餐馆。自制的风干肉、葡萄酒、橄榄油,加上地中海龙虾,引诱着各地游客心中的馋虫。晚餐后,沿着城湾散步。一条石道伸向海中,尽头是一座红色灯塔。湛蓝的海水在晚霞下泛着绯红。水波如拨动的琴弦,伴随着对岸顺风送来的波尔卡。此时,无需葡萄酒,人已经醉了。醉了的人仰面躺在石道上,身体已与天霞,与苍松,与礁岩醉在了一起。这里的天地已经醉了数千年了。这是任何葡萄酒都无法达到的醉态,我们的心在醉态中穿越。

金秋是乡村最美的季节。回故乡崇明,一踏进这块土地,就被那秋天的饱满气息、浓烈韵味和丰富内涵所深深吸引。然而最让我着迷的还是家乡那澄澈碧蓝的天空。清晨,推开窗户,一股清风吹来了田野的清香

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的生态画卷。中午,秋阳倾泻着笑意,清澈高远的湛蓝色天空一尘不染,洁白的云叠着云,云卷着云,云又推着云,一层层、一团团,似千年积雪,格外耀眼。明媚的阳光泼洒在云的腰际,红橙黄绿青蓝紫,如彩色丝帛飘浮天际。此时,形态万千的白云倒映

### 故乡秋日的天空

郭树清

气息,湿润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抬眼眺望蓝天,在那和煦的凉风中,只见天那么的高,那么的蓝,一朵朵飘于天际的白云,如层叠的棉絮,轻薄而透明,一层蓝卷着一层白,相互依偎,仿佛仙境一般,分外妖娆。当一轮红日升起时,朝霞满天,朵朵白云被染成金色,晨阳下的稻浪伴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泛着金光,将天地连成一体。这时,田间几个上了年纪的乡亲正在弯腰拔草,天空中几只白鹭悠悠掠过,发出啾啾鸣叫,似从天而降的仙女迎面飞来,好一幅如诗如画



硕果双禽 (中国画) 陈世中

夜色渐浓,云霞退去,暮色浮上四周,迎面而来的是徐徐的微风,好似在亲吻我的脸,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舒适感。一轮明月披着朦胧而秀丽的面纱,羞羞答答地从树影中升起,宛如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丰满而澄明。夜深了,在那幽蓝苍穹中,繁星点点,若隐若现,交相辉映,恰似在窃窃私语,又像在向你点头微笑,好不可爱。崇明金秋的天空如此洒脱,如此美妙,如此灿烂,让人怡然如入秋梦。

关于演奏家与作曲家的关系,大提琴家王健认为,这如同文学作品的翻译。一位作家的原著,由不同的翻译家诠释,就会产生各具特色的译本,由此也可显现不同翻译家的学养和功力。既然是翻译,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不然,原著就“死了”。我赞同王健的观点。联想到我们平时听音乐会、听不同版本的唱片,不就是在欣赏同一首曲子的不同“译本”吗?这些“译本”无论是在结构、音色,还是力度、细节,往往会有独到的新颖之处,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丰富了作曲家的作品内涵;对欣赏者来说,又增添了聆听的乐趣,真是其乐无穷。某天我甚至突发奇想,如果贝多芬一觉醒来,听到在他之后,有这么多钢琴家在演奏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会作如何感叹呢?也许,他会觉得某位钢琴家更懂得他的心思,于是就以这位钢琴家的演奏作为蓝本,再作修改……以贝多芬的性格,他会这样做的。

终于到了杜布罗夫尼克。她是亚得里亚海东海岸最南端的古城。屹立于山海之间,由坚固的石头城墙围绕,她集坚毅、美丽与高雅于一身。城中到处弥漫着肉桂、洋槐和迷迭香的芳香。她建于公元七世纪,是为了抵御罗马海军的入侵。自那时起,这座古城历史就和克罗地亚人民维护国家自由自由的英勇气概交织在一起,绘就了其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她对罗马人发威,她向土耳其人说“不”,她与拿破仑PK。“哪怕用全世界的黄金来交换,我们也决不出卖自己的自由。”为了这句祖训,今天,这座古城的八〇后,九〇后经历了战争的童年。在杜布罗夫尼克的博物馆里,有一个1991年至1992年战争图片展览。在那里,我看到有五六批中学生,他们怀着敬畏的心情,来观看离他们不远的这场战争的记录。烧毁的教堂,装满沙包的街道,炮弹废墟中拓路而行的少年。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中国庆幸争得了近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使我们的八〇后,九〇后远离战争和饥寒的磨难。而克罗地亚的八〇后,九〇后们同样庆幸,他们用本该美好的童年与父辈们一起为独立自由而战,并取得成功,建立了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谁该更庆幸呢?在现代化战争中,古堡的防御作用不大了,但她依然是独立自由精神的物化象征。古城的年轻一代,在为独立自由的战斗中,实现了与祖训的穿越。因此,我理解了海洋的那句话:“古城永远年轻。”这真可谓是:沧桑要塞仍青春,伊万诗篇号角真。圣母无言传祖训,千金不易自由身。

1993年的元旦过后,我们作为上海市演出界的代表赴苏州参加江苏省文化厅主办的演出洽谈会。白天谈正事,晚上休会,上海代表就聚在一起闲聊。当时参加聚谈的有儿童艺术剧场、长江剧场、南市影剧院、曲阳文化馆等14家剧场的经理。闲聊之中,大家很自然地谈到上海儿童剧演出现状,一时间热议纷纷。原来当时作为青少年课外教育重要内容的儿童剧演出,在上海已出现了十分兴旺的势头,来沪演出的兄弟省市儿童剧团越来越多,对丰富活跃上海的儿童剧演出市场确实起到很大作用。但是也经常出现演了上家,找不到接盘的下家,乃至有的剧团从东北赶来,演了几场戏即无处可演,结果亏了本灰头土脸打道回府等尴尬状态。另外由于剧目良莠不齐,有的题材内容并不适合少儿观看等负面现象使人担忧。为了改变现状,大家提出了由

上海市演出家协会(即今天的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为主办单位,在上海举办优秀儿童剧展演活动的建议,并且很快起草了一个详尽的展演活动的实施方案。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要领导和本市主流媒体对在上海举办优秀儿童剧展演都表示热情支持,希望积极推进,于是形成了上海市演出家协会与上海市艺术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的格局。筹备展演活动,由于经费拮据,大家都抱着多办事少花钱的原则去完成每一项工作,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去北京国务院文化部申请的过程。按当时规定,本市文化部门在本地举办演出并不需要文化部批准,但因我们计划中的儿童剧展演包括外省艺术团体,而邀请外省团体来沪演出必须经过文化部批准。当初还有规定:凡去北京出差的人员其车旅费、住宿费和市内交通费都由本

单位自己解决,于是在京期间,大家都尽可能压缩开支,找收费低廉的小旅馆,吃最简单的伙食。北方的四月天春寒料峭,冷风刺骨。下榻的旅馆虽然便宜,条件却简陋到连洗澡的热水也没有。无奈之下,所有的包括女同志都咬着牙打着颤,硬挺着洗冷水澡,这样的情景经历过的人是忘不了的。好在事情办得非常顺利,文化部艺术局领导听了上海的汇报和看了实施方案后,当场拍板同意。此时我们的兴奋之情已难以言表,早把在京的艰苦生活抛向了九霄云外。首届儿童剧展演开幕式演出前出现的突发事件,连我们这些人都有了一定演出经验的人霎时间也感到措手不及。开幕式上演出的剧目是辽宁儿艺的儿童剧《潇洒女孩》,当天该剧在剧场走台时,主演丁瑜芬不慎把自己的腿关节摔伤了,不一会儿,腿部肿得连

迈步走路都很困难,怎能上台演出呢?而且还没有B角。眼看开幕式演出可能告吹,这一下,大伙儿都惊呆了,七嘴八舌提了不少建议和意见,以致高层做出了换戏换剧场的最好准备。就在此时,辽宁儿艺采取紧急措施,找医生给小丁的腿部作临时冷冻封闭处理并主张坚持演出的决定。晚上开幕式启动,我们看到小丁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伤痛上台表演,整场演出依然引人入胜。演出结束时,当我们看到观众的激动情绪听到经久不息的掌声,眼眶内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泪水……首届儿童剧展演的参演剧目精彩纷呈,好戏连台,深受小观众的喜爱,其间还举办了一系列场外活动。那些丰富多彩、热闹火火的场面,催人精神振奋,让我们难以忘怀。隔着荧幕的距离,怎敌得过面对面的精彩呢? 蓓蕾之歌

### 台前幕后难忘事

蔡正鹤 陆正钰

### 十日谈

蓓蕾之歌